



## 太炎通告及門諸子

余講學以來幾四十年及門著籍未易僂指而彼此散處四方音書遼絕難收攻錯之功近余設教吳中同學少年僉以集會爲請余惟求聲應氣前哲所同會友輔仁流風未替况余衰耄來日無幾歲時接席豈可久疏因擬艸約四條以爲集會之原則凡我同人如以此議爲然希於五月一日以前開示最近住址以便通訊共商進行之宜章炳麟白

### 附會約四條

- 一 由及門弟子組織一學會
- 一 每年寒假暑假各舉行大會一次
- 一 每次大會徵集會員治學心得發行會刊
- 一 會章由會員共訂之

富源公弟重志

如學果志成有志竟成期項素  
生材殊不易華年未秀悼終意

章炳麟拜輓

# 目錄

荊漢閒話

晉辟雍碑跋

讀易臆斷

十六國舊史考

老子古微

歷代經學述略

孫仲閩誄

項松茂誄

文懿先生趙公傳

李節母墓誌銘

黃季剛先生遺詩

補白

讀書雜錄

盂六羣書校跋

著說樓讀書志

太炎

陳伯弢

沈曉民

朱希祖

繆篆

馬宗霍

太炎

太炎

鄧孝先

汪東

沈延國

潘承弼

潘承弼

## 荊漢閒話

太炎

一

昔人說致知格物者。皆博通墳籍之士。非於義支離。卽於文顛倒。溫公以爲格拒物欲。最爲少病。乃亦近於枯槁。非大學之教也。泰州王汝止。起自竈丁。讀書甚少。獨知知卽知所先後之知。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斯義一出。遂成千古定論。非泰州之智獨過前人也。博學者記臆不專。故語在目前而有不省。寡學者終日相對惟此一編。故俛拾卽是也。董遇云。書讀百遍而義自見。自古有載籍極博。而下筆不能成條理者。亦有寡學著書。反勝博學者。無他。前者失之鹵莽。後者得之讀百徧耳。若夫無而爲有。約而爲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二

學者雖聰慧絕人。其始必以愚自處。離經辨志。不異童蒙。良久乃用其智。卽發露頭角矣。自爾以往。又當以愚自處。不過三年。昭然如披雲霧見青天者。斯後智愚雜用。無所不可。余弟子中獨季剛深窺斯旨。

三

處官涉務。常苦無暇求學。然經記至言。所謂道之出口。淡乎無味。涉務稍久。乃知爲不刊之典。其深造有過於讀書者矣。王文成稱知行合一。於此亦見一斑。

四

東原云。大國手門下。不能出大國手。二國手三國手門下。反能出大國手。蓋前者倚師以爲牆壁。後者勤於自求故也。然東原之門。卽有王段孔三子。所得乃似過其師者。蓋東原但開門徑。未遽以美富示人。三子得門而入。始盡見宗廟百官耳。前世如張蒼門下有賈太傅。而賈長卿輩經術不過猶人。梁肅門下有韓退之。而籍湜輩文學去退之已遠。則真所謂二國手三國手門下能出大國手。大國手門下不能更出大國手也。

五

曩胡適之與家行嚴爭解墨經。未有所決。余嘗曉之曰。昔人治諸子多在治經後。蓋訓故事實。待之證明。不欲以空言臆決也。今人于文字音義多未昭哲。獨喜治諸子爲名高。宜其多不安隱矣。時有難者曰。郭象豈通經明小學者。而注莊子。後來莫及。公何未之思耶。余曰。郭

氏專意立言。自有傳授。則不藉通經明小學而得之。然大體雖得。義訓猶不免粗疏。今之治諸子者。本非專門。乃是從旁窺伺。如王石臞與曲園先生皆是。然則微旨固難審知。而知者特文句耳。非得其訓故。稽其事實。何由說之。

六

今人謂文字不用於時者。卽爲死字。不悟用與不用。亦無恆準。如說文牝。二歲牛。犍。三歲牛。牯。四歲牛。羣書未見有用者。而清時作蒙古律用之。又嘗憶少時。見有兩造爭地契。真僞者。老吏批牘言所呈文契紙色蒼舊。時余初習說文。不甚省記。問蒼字何義。答云。俗稱顏色不鮮曰蒼。此字是也。歸檢說文。云。蒼。蒼也。蒼。鬱也。乃知吏判實有由來。此類甚多。類篇已列五萬字。原其始造。必有是語。然後製是字。雖古今語變。日有淘汰。亦當日存二三。窮詢方語。自可周知。安得悉爲死字哉。

七

文以載道。今人多不喜其說。余謂文安能篇篇載道。要當不爲非道之言。然則道墨名法。自儒者視之。爲道耶。非道耶。此則道之爲言。條流至廣。彼諸子者。亦各自以爲道。惡得以儒術

一概排之。若爾。傳奇平話。復爲道邪非道邪。夫苟爲無裁制之言。則傳奇平話無非文。雖稗俚尿溺亦孰非道也。

八

楚辭天問。圖則九重。孰營度之。其義本不可知。而明清間遠西談天者。有九重玻璃天之說。戴東原頗采其說。以注屈賦。唯不云玻璃耳。是說今雖已廢。可知當時遠西學者。拘滯已甚。案莊生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已疑天體之非實有。晉天文志述漢祕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眇精絕。故蒼蒼然也。譬如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俛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郗在莊後。竟以天爲無有。而下距明清間已千四百餘年。乃其所見卓犖如此。彼言玻璃天者。亦可愧矣。

九

中土論時病。率謂因於風寒暑溼。而遠西以爲熱病皆由細菌。余謂此方智者。蓋已億度及



之以無實證。故醫家不用耳。據宋玉風賦以大王之雄風庶人之雌風分言。由風之所過有異。故寧體使人與爲病亦殊。其論庶人之雌風云。塤然起於窮巷之間。動沙堞。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故其風中人。歐溫致溼。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蔑。是風非自能病人。由其所傳溷濁腐餘爲之。則與空氣傳播細菌之說不謀而同。又推溯之。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苛毒與大風並言。所謂自空氣傳致者。非烏頭野葛之倫可知。案說文。苛小艸也。毒害人之艸。往往而生。害人之小艸。非細菌云何。惜當時無顯微鏡。無由實驗。故說多支離不能專守耳。

十

王小徐季同以佛法難惟物學說。余因問曰。所以知惟物者。信現量耶。信比量耶。曰。彼謂推論至極。非物莫屬。則所信者比量也。余曰。若爾。亦可爲景教辯護。以爲推論至極。非上帝莫屬也。蓋物之本質。所謂電子原子者。本不可見聞。而上帝亦不可見聞。則彼此無以相難矣。惟物之說。祇可局論礦物耳。若動植諸物。化分之固皆礦物所形成。而生物學家。不許言有機物爲無機物所化。是則動植之力。能攝取礦物以供己之材料。其能攝取者。則必在礦物

以外矣。或謂之生理。或謂之生機。在佛法則謂之阿陀那識。苟捨佛法而他求之。展轉推論。亦可歸之上帝。一因礦物而推致電子原子。一因動植物而推致上帝。寧不可立爲二元耶。唯上帝帝釋與梵天王等。執著名稱。墮入人格。而景教所謂七日造世界者。尤爲鄙淺。造化之稱。見於莊子。遠視彼等諸名爲超越。因而用之。則必可與唯物論分峙矣。

十一

長沙葉奐彬。德輝富於藏書。善辨真僞。而拘牽宋本。謂字字皆直千金。又牢守漢學。不肯改移。余嘗問之曰。宋本說文云。中也。君信之乎。答曰。信之。而訓頰毛。而上崑橫豎二畫。本象鼻際人中。則知中之本義。當爲人中。且中本從一。引而上行讀若凶。由人中引而上行。則頭會腦蓋也。不得宋本。何由明之。奐彬又言。君治小學。好言雙聲疊韻。是乃永明詩人之說。不當糅入小學。余曰。郭冠軍婢能作雙聲語。則知雙聲本是常稱。非永明詩人所造。但其名出晉後。漢人未有耳。奐彬言。漢人所無。言漢學者。卽不當采。余曰。豈特雙聲。反語起孫叔然。漢人說經亦不用也。如君意。必當言讀如某。讀若某耶。應曰。然。此二事可謂通人之蔽。

十二

王壬秋記曾湘鄉評曲園先生語云。蔭甫可謂近代聞人。猶未得與于作者也。案作者之謂聖。先生何敢當。卽大儒如孟荀。次如二劉賈許。後人亦豈易企也。然日以聞人。義亦未契。此正俞理初輩當之。先生雖廣涉羣書。先務自有所在。與夫汎濫記誦無所歸宿者固殊矣。當云近代經師。不當云近代聞人也。

十三

李尊客王壬秋。相傳並是肅順幕客。而李頗譏王爲江湖游食之徒。今謂博聞廣見。常識完具。李自勝王。若以文辭相校。李之不如王亦遠矣。蓋其天性妬媚。於並時學者。無不吹毛索癢。非徒壬秋一人而已。余嘗謂宋代小說最知名者。莫如容齋隨筆。時俗小說最知名者。莫如紅樓夢。二者不可得兼。能兼之者。其惟越縵堂日記乎。

十四

唐語林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云。文有冒子。若我爲之。便說討叛矣。是來評是碑者。皆以不特敘李愬功爲病。姚鉉特載段文昌碑。而置韓碑不錄。亦以事實不詳爾。若品藻文字。未有如柳侯之深至者。韓聞之當亦慙然心服也。然柳作封建論發端云。天地果無初乎。生人

果有初乎。亦是冒子。乃知文章通病。雖至精者不能免。

十五

策鋒出而平文衰。四六興而儻辭壞。方姚以來。平文漸起。儻辭尙多。老雜。汪容甫出。苦欲上規晉宋。單複並施。然觀晉人文字。任意卷舒。不加雕飾。真如飄風涌泉。絕非人力。蕭選以沈思翰藻爲主。故所棄反多爾。容甫刻意鑄詞。轉近方幅。于蕭選所錄者尙多慙色。况其未錄者也。

## 晉辟雍碑跋

陳伯弢

碑載詔曰。遵循舊典。與晉宋禮志所載詔曰。講肄舊典同。所謂舊典者。固非晉代所創行。其時傅休奕辟雍鄉飲酒賦云。揖讓而升。有主有賓。禮雖舊制。其教維新。王處道辟雍頌序云。唐虞三代。咸崇辟雍養老之制也。親降萬乘之尊。而執子弟之禮。惟東京之後。始創其義。其文首述唐虞三代。與碑文首述黃唐三代意同。下云。養老之制。東京始創。用知當時所行。固依漢永平時舊制矣。夫禮爲鄭學。自鄭君以前。無知鄉飲酒禮之主人爲周禮之鄉大夫者。漢初周禮未發于祕府。惟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有鄉飲酒禮。后倉等卽推士禮而致于天子。其謂天子之行士禮。本西京經師相傳之說。故史公作孔子世家。謂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以大射與鄉飲並舉。無所軒輊也。迨至東都。周禮亦未立于學官。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養老禮卽鄉飲酒禮。時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三老如鄉飲之賓。五更如鄉飲之介。詔曰。臨饗。饗卽鄉飲。故許君說文解字于广部曰。廡。天子饗飲辟雍。于食部曰。饗。鄉人飲酒也。惠氏士奇據此。謂鄉飲酒禮卽古饗

禮。而以先儒云饗禮已亡之說爲非。夫饗兼食燕。固各自有禮。饗禮在古經逸禮卅九篇中。必謂饗禮未亡。不免矯枉過正。鄭君固不謂鄉飲酒卽饗禮。段氏玉裁則以許鄭不合而求之西京經說。不獲左證。乃臆改毛詩爾風傳。謂朋酒斯饗。傳有鄉人飲酒一語。盧氏文弼江氏沅阮氏元竝同之。不知西京師說有足徵者。如太平御覽五百卅四禮儀部引說苑云辟雍天子鄉飲之處。今本說苑修文篇但云天子辟雍所以行德化耳。盧殿二氏輯說。施佚文竝未補錄。桂氏說文義證引此文而未云本自御覽。蓋本河間古辟雍記。與藝文類聚卅八禮部引說文云辟雍天子饗飲處舊本正不異也。此碑題名有王鄉飲酒禮博士崔豹。又有博士孫毓。毓說經亦朋于王。是蓋王肅好與鄭立異。遠述西京經師說以說鄉飲酒禮。晉武爲其外孫。故其詔以爲舊典而行之辟雍。其博士名號命氏之由。有可說者。若王鄭異義。覈其短長。則隋書禮儀志卷二載許善心與褚亮等議天子廟制云。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攷饗飲辟雍之禮。王氏固有所主。未可以其好異而斥其專已也。徐君行可寄詒此碑拓本。竝示以余君季豫所爲跋。語極詳贍。謹申碑文舊典二字之義。以廣余君說所未備。兼正段氏肌增毛詩傳文之失。

讀易臆斷卷中（六）

沈既民

巽五條

祖絲接設文。巽也。从丌从頭。此易巽卦。為長女。為風者。又巽具也。从丌已聲。釋名。釋天。已也。陽氣畢布已也。於易為巽。巽散也。物皆生布散也。說卦巽為風。又風以散之。故劉氏以散釋之。已在四月。時在孟夏。東南之風。能解慍也。馬國翰目耕帖云。漢書五行志。劉向引易曰。巽為風。為木。卦在三月四月。按三月建辰。四月建巳。辰巳之支。屬巽宮。巽在卦氣。屬九月建戌。退一位為申。西候。因卦氣。候卦。兩月之交。巽內卦。為七月外卦。為八月節。卦氣與月建不同。繼陽而起。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劉子政引易說災異。殆用孟京之說也。愚以馬氏此言實失攷。劉子政說災異。主洪範五行。非孟京之說也。

九三類異吝

祖絲按。近人胡光燁于文二氏所藏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校字記云。巽巽。王本集解本類巽。此似作類。从賓。說文類。後世俗作濱。在詩召旻。不云自類。箋類當作濱。故列女

傳卷八。作不云自濱。張楫字詒云。瀕即濱。又詩桑柔。國步斯頽。說文目部作國步斯曠。莊子天運篇。釋文引通俗文。感額曰曠。又至樂篇。饁骷深曠。感額曰。釋文引李注。曠者愁貌。說文類。水厓。人所賓附也。聲戚不冉而止。从頁从涉。凡類之屬皆从類。類屬頁部。類係部首。石經作顛。疑从俗隸。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祖繇按。今本王弼注。與集解所引互異。此又王注。得位承五。卑得所奉。雖以柔乘剛。而依貞履正。按集解貞作專以斯行命。必然獲強暴。按集解然作必遠不仁者也。獲而有益。莫善三品。按集解然作莫若故曰悔亡。按集解然作莫若用獲三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按田三品

廣四句兩本不同如此。疑有後人將竄改之說。瘠入也。至三品之說。諸家注釋。虞翻以艮為狼。坎為豕。離為雉。為三品。按六四變為天風姤。又元艮坎象。不足據。翟玄以初巽為雞。二兌為羊。三離雉。解謂雞與羊。家畜也。何必田獲。則程說亦非。程傳以一為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頌徒御。為三品。不知其所據。似改竄禮記。王弼之注。出于禮記王制。然王制言歲三田。非言三品也。按說苑文選注引禮記同。公羊穀梁兩傳。桓四年春正月。公



狩于郎。皆引王制語。以三田證三品。於義未安。丁壽昌周易會通。謂三品。取巽爲市三  
倍。與巽三畫之象。先子易解。謂三品。謂何物。雖不可攷。惟巽爲近利市三倍。三品或  
卽三倍之意。言其多也。此說最可信。因四爻陰爻。爲巽之正位。正位在巽。取近利市三  
倍象之可爾。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祖絲按。說文。庚。用也。从用从庚。更事也。易曰。先庚三日。本義謂庚更也。事之變也。卽引  
申說文更事也之義。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是言十日之次第。若以納甲釋。則失之。迂釋  
經者。謂乾納甲。故易言先甲後甲。震納庚。故易言先庚後庚。直臆說也。總之。納甲之理。  
言月。每月隨地球之公轉。以十日之干。以代月之盈虧而已。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祖絲按。漢書王莽傳中。後漢紀光武紀一。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廐。亡其黃鉞。尋士  
房。揚素狂直。酒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劾去莽。是房揚以黃鉞附會齊斧。以  
讖刺莽。爾且黃鉞與齊斧。並非一物。後人釋經者。以房揚之說。謂齊斧卽黃鉞。誤矣。說

見旅九四得其資斧條。

### 兌六條

禮縣按說文兌說也从儿台聲。又祝祭主贊詞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兌省。易曰兌為口。為巫。又釋名。釋天。酉。秀也。秀者物皆成也。於易為兌。兌說也。物得備皆喜說也。說文釋名。皆以說釋兌。以卦氣論。秋季兌司令。秋者萬物孰而說者也。故說卦傳曰。說言乎兌。又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于兌。又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又曰兌說也。故說說文釋也。一曰談說也。从言兌會意。

禮縣又按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輅又曰厚味臘毒天積幽夕坎為棺槨按大過困取坎象兌為破車象兌為車象疑誤破車兩字費解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祖縣按漢書五行志動靜應誼說以犯難則金得性矣注師古曰言以和悅使人雖犯危難不顧其生也。易兌卦象曰說以犯難人忘其死故引之也。顏氏此注金得性未訓金屬秋肅殺之氣能得其性故能民忘其死易言民字顏注作人避唐太宗諱也。晉書

卷二十四陸機傳。作悅以使人。人忘其死。悅說古通。民改作人。避唐諱也。

祖縣又按。彖之言。足爲治國者使民之法。故何晏論語集解。子路篇。先之勞之。引孔安國說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是也。何氏此注。可與後漢書宦者呂強傳。魏志王肅傳。皆引此彖言者。兼取之焉。強上疏陳事曰。上略。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強爲刑餘之人。能知立國大本。其言亦足貴也。王肅上疏曰。上略。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按武指文按文指征權按權即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雨水艱劑之故。休而息之。後曰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肅處干戈紛擾之際。諫其主與民休息。有大人之風。非庸臣也。又文選卷五十四。陸士衡五等論曰。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士衡以封建制度。

廢於漢代。乃作五等論。欲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若預知晉將有八王之亂。五胡之禍。偉哉其論。至引象言。未能如呂王之根據墻鑿。可羽翼經傳也。

### 象曰麗澤兌

祖蘇按。麗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周禮麗馬一圉。八麗一師。注曰。麗。耦也。禮之儷皮。左傳之伉儷。說文之儷。皆其義也。則麗澤耦澤也。釋文。麗。連也。鄭作離。云猶併也。王弼以連釋麗。義塙。連與耦併意同。如坎卦象曰。水洊至習坎。離卦象曰。明兩作離。震卦象曰。洊雷震。艮卦象曰。兼山艮。巽卦象曰。重巽以申命。象曰。隨風巽。以連併與耦釋麗。方與洊兩兼重隨合。

### 君子以朋友講習

祖蘇按。蔡邕正交論。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以由來。政之缺也。每讀其文。知邕之擇交嚴矣。何以應董卓之辟。身死爲戮。豈昧于知己者與。

介疾有喜

祖繇按。漢熹平石經。喜作憲。說文。憲。說也。又口部嗜。曰憲欲之也。則憲係嗜欲之意。

渙四條

祖繇按。渙卦卦詞。王假有廟。象曰。王以亨于帝立廟。渙卦下坎。坎爲隱伏。神鬼之象。神鬼已渙。立廟以祀之。使鬼有所歸。故曰廟也。假者。以錯釋之也。坎錯離。離爲夏。尙書大傳及釋名。均謂夏假也。大傳又云。假者方呼萬物而養之。釋名又云。寬假萬物使生長也。假字用之於渙。言鬼神本渙散之物。如繫傳所謂游魂爲變是也。今欲使變者使之不變。猶己渙者使之不渙。則非立廟以祀之不可。故卦詞與象皆以立廟言之。集解引荀爽注。謂受命之王。收集散民。上享天帝。下立宗廟是也。然其說猶未盡也。蕭吉五行大義第二辨性體云。水曰潤下。潤下者。水流溼就污下也。北方至陰。宗廟祭祀之象。冬接蕭吉所謂陽之所始。陰之所終。終始者。紀綱時也。死者。魂氣上天爲神。魄氣下降爲鬼。精氣散在於外。而不及。故爲之宗廟以收散也。易曰。渙。亨。王假有廟。此之謂也。蕭吉以魂氣魄氣精氣三者立說。舍魂氣魄氣二者而以精氣爲立宗廟之本。旨較諸說爲

勝而繫傳所謂精氣爲物始有搞解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

祖繇按集解引虞注餘若王注程傳本義均不精瑣宜以用拯爲句馬壯爲句方合經義言拯救之時有馬壯之速方能拯救也其義始明。

六四渙其羣元吉

祖繇按呂時春秋持君覽召類篇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按史默宛率使歸亦引爲文同往觀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

今蘧伯玉爲相史猷佐之孔子爲客按論語也子見簡子子路曰不悅述而簡子而爲

道也子將奚先又子問衛公問陳於孔子又明日進衛史記孔子世家尤詳備近見某書孔

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史默釋此句與人迥異意者史默與孔子同時猶能知易之蘊與高誘此又未注深合訓詁之旨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七評文云平淮夷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渙其羣元吉者其

佐多賢矣。是說苑襲呂覽。王氏不察。誤以爲劉子政語也。

### 九五渙汗其大號

祖繇按。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曰。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李奇注曰。還。反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王者發號施行。如汗出不可復反。又劉向傳。向上封事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後漢書胡廣傳。廣與郭虔史敞上疏諫曰。(上略)政令猶汗。往而不反。注引劉向曰。汗出而不反者也。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引王肅注。王者出令不可復返。喻如身中汗出。不可反也。文選卷三。張平子東都賦。薛綜注。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鄭玄曰。號令也。薛注。根據賦。文杖朱旗。而建大號。故未釋汗。餘皆以號令如汗。汗出而不能反釋之。按諸爻象。其理似屈。汗其大號者。謂有大號者。其人無道。則當去其大號。如汗其而不能復反者也。故下言渙王居。指失國也。其爻似指商紂。无道宜失國也。如此爻象。始明集解引九家易。謂宣布號令。百姓被澤。若汗之出身。不還反也。其百姓被澤。則義更紆遠矣。

### 節五條

禮絲按。先子周易易解節竹節也。居六十卦。凡竹自下而上。必六十節。史記律書志。注古律用竹。申爻互震。震為蒼筤竹。先子以竹為六十節。出於何書。今不可攷。鑿楹書在。趨庭訓遠。不孝如祖絲。罪滋大矣。攷戴凱之著竹譜。筴必六十。復亦六年。注云竹六十年亦易根。易根輒結實而枯死。其實薄土復生。六年遂生。竹謂死為筴。筴音紂。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又筴長六寸。所以計曆數者。六寸即六十分。易卦氣侯公躡卿大夫五者而成一月。十二月為六十卦。節竹約也。約之義。雖不可攷。然以符筴之六寸推之。在節亦必有一定之數也。彖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成四時者。六十卦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

禮絲按。後漢書。荀爽傳。爽傳策云（上略）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此荀氏家法也。集解引虞翻注。泰乾天地。按按氏以節為三陽三陰之卦。震春。按節卦互兌。兌秋。按節兌。坎冬。按節卦外三動離為夏。按節卦三爻。故天地節而四時成也。虞氏以三動離



爲夏。湊合四時成。節卦四動亦可成離。不知卦序之理。渙節序。渙內卦爲坎。節外卦亦爲坎。渙之外卦爲巽。節之內卦爲兌。互序爲風澤中孚。中孚有離體也。則離夏在序卦中明矣。若以三動之離解。其義反迂。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祖繇按。不傷財。不害民。卽論語學而章。節用愛人之意。潛夫論浮侈篇。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必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其義亦精。

君子以制數度

祖繇按。數度之制。節之象與象重言以申明之。則節之有數度明之。先子周易易解。數。一三三四之類是也。度。卽日月節氣權量之類是也。由數生度。故彖言天地節而四時成。此孟子所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之故。千歲之日至。按日至卽冬至也。可坐而致也。其言爲數度之大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尙

祖繇按。吳志。虞翻傳。關羽既破。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羽被權擒。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權擊斬羽。傳其首。蜀書先主傳。建安二十四年。孫權襲殺羽。取荊州。關羽傳。羽率衆攻曹仁於樊。亦在建安二十四年。吳書孫權傳。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累趙累等於章。鄉呂蒙潘璋傳。均未紀年月。朱然傳。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合諸傳觀之。當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其日則不可攷矣。故虞翻此占。不出二日之說。無以推求。且集解引虞氏注。云。得正居中。按五為乾與坎之正位。今陽爻居五。故曰得正。五為乾與坎之正位。今陽爻居五。故曰得正。坎為美。故甘節。往為二。按二爻與五爻相離。故二失正。節卦內卦為兌。二爻為離。爻故曰二失正。今變往應五。已變則陽而為陰。故曰變往應五。爻之故往有尙也。而集解與占詞。各不相謀矣。

附錄黃鞏牛父函

賦民先生鈞鑒。久慕大名。屢思領教。苦乏介紹。未得及門為恨。讀易臆斷。說理詳明。愛

不忍釋。學易卅餘年。苦無師承。懷疑殊多。茲讀鴻文。渙然若釋。故冒昧上書。效毛遂自薦。示明尊寓地址。許一見顏色。幸甚。再臆斷中。欲待商榷者數事。條列如下。倘蒙教之誨之。則受寵之隆。更沒齒不忘者也。順頌撰安。

奉大教。敬悉。祖縣知淺力薄。雖有家學。而趨庭日少。但略明塗徑而已。臆斷諸條。立意在搜訂逸文。纂集訓詁。力掃漢學宋學之網。不囿今文古文之弊。明理致用。以資攷證。至于易之宏旨。猶未及也。已在小引中。略述之矣。宏獎如此。令人汗出難反。蘇寓在富郎中巷十三號。如不棄。可斗室長談。一傾衷曲也。祖縣謹上。

一。四期丈人吉。以杭辛齊坎兌曰節。節以制度。丈一至十。丈人仗天地節以制度數。按師卦以節卦釋之。總覺不合。未知能以淺顯之理釋之否。

答曰。愚於四期中。謂杭氏此說。大釀小疵。足資爲參攷而已。最淺顯者。莫如 先子周易易解。惟不知象數。恐不能明其理爾。茲恭錄如下。並加按語。使人研究。丈人。或以爲老成之謂。至漢儒改大人。與卦理坤坎成師之意悖矣。坤先天之數八。坎後天之數一。按先天之坤位。坤坎同位。按師卦。坎下坤上。是爲合度。人至九尺。始合身度。讀孟子曹

交問一節。知古人于身度。審辨頗詳。曹交言文王十尺。按十尺為丈。文人是言文王之

謂之本實。在兼正而王。惟文王之德。可以配之。曰。坎中有癸。按每卦分三位。癸位在坎  
文。癸承壬。癸數十。按十日之數。癸十尺為丈。丈人以身度之長。喻德能長人者也。

二小畜上九尚德載。有人作積德載。究宜作尚作積。

答曰。後漢書楊賜傳。論。遠累業積德。注。易曰。德積載。載。重也。則德字在上。作積。又文苑  
傳。毅傳。迪志詩。奕世載德。迄我顯考。注。易曰。積德載。載。重也。則尚字作積。疑本有不同。  
又袁紹傳下。奕代載德。注。奕。重也。國語曰。奕世載德。疑楊賜傳。毅兩傳。所引用者係國  
語。非出於易。故不著。

三。制言五期。吉川來書。釋舊作某。季剛先生以為釋文舊本作某云爾是也。惟易經  
中。本或作某。本又作某。本亦作某。陸氏所稱之本。究係何本。

答曰。陸氏易稱王弼本。如如字。如或作某非。如本又作某。是王弼之別本。引用子夏。施。  
孟。梁丘。京。馬。鄭。諸氏者。則另標姓氏。

四。七期。說文。子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未知有訛否。

答曰。子宜作士。保誤排。

五八贈。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似在後漢書中。亦有作文王之母者。未知執事見過否。

答曰。後漢書。何敞傳。敞疏。伏維皇太后秉文母之操。注文母。文王之母。太姒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是當時漏列。

六。坤卦上六。其血玄黃。此二字的解若何。

答曰。此爻可意會。不可言傳。王。說文。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象人懷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叙也。壬與巫同意。壬癸辛。象人脛。脛。任體也。知壬字之意。夫然後其血玄黃四字可解。玄。天也。素問。天玄紀。大論注。在天爲玄。淮南子。天文篇。黃者。土德之色。論衡。驗符篇。黃爲土色。位在中央。說文。黃。地之色也。故此爻文言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其血之色爲玄黃。卽繫傳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者是也。爾雅。釋詁。玄黃。病也。郭注。玄黃。皆人病之通名。釋云。病之變色。詩卷耳。吾馬玄黃。毛傳曰。馬病也。又何草不黃。什減讀名之何草不玄。何草不黃。毛傳曰。草木病。亦曰玄黃。

也。在易之玄黃。宜作天地之雜色解。

七坎卦六四牖字宜作何解

答曰。先子周易易解曰。上六係用徽纆。此爻亦似有囚係之象。牖與美通。漢書景十三王傳。文王囚于牖里。又後漢書。史弼傳曰。昔文王牖里。閔散懷金。注。牖里。殷獄名。或作美。亦名美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水經注。卷九。美水。故美里也。史記音義曰。牖里。在蕩陰縣。廣雅。牖。獄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美里。周曰囹圄。皆圓土。昔殷紂納崇侯虎之言。囚西伯於此。散宜生南宮括。見文王。乃演周易。用明否泰始終之義焉。此爻似文王囚美里之事。

八臆斷時引尊大人易解。不知此書已發行否。在何處出售。卷數若干。並請將尊大人名諱示知。

答曰。先子周易易解十卷。又周易示兒錄三編。又周易說餘一卷。已印行。先子諱紹勳。字竹礪。吳縣陳任拜填諱

李祖祚問卦氣七十二候。其候名與易有關否。

答曰。七十二候。月分中氣節氣。一氣三候。一候五日。吾鄉羅鏡泉先生以智。注有七十二候表。表分六層。以時憲書。夏小正爲一層。小戴記月令爲二層。逸周書時訓解爲三層。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淮南時則訓爲四層。易緯通卦驗爲五層。歷代史志爲六層。博采諸儒之說。間以己意斷焉。惟考據頗難。七十二候中。如溫風至。涼風至。係八風。非候也。諸家皆彙入候中之類。因曆象以四時。八風。十二消息。二十四中節。六十卦氣。七十二候。八十四戒。而成一歲。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候名之起源。今不可攷。至候名與易有關否。前人亦未言之。先子竭畢生之力研究之。亦未能貫澈。有所得者。散見易解中。蓋此事非一人所能爲。亦非一時所能攷。如麋角解。清乾隆三十二年十月九日上諭。月令有冬至麋角解之文。欽天監時憲書。久經沿襲登載。前以鹿與麋。皆解角于夏。卽疑禮經傳習。不無承譌。嘗著鹿角記。爲之辨論。而未究其所由。昨因時值冬至。偶憶南苑。向有馴育之麋。俗名長尾鹿者。此時曾否解角。令侍衛五福前往驗視。則脫角或雙或隻。政與節候相叶。並將新脫之角呈覽。自來疑義。爲之頓釋。說文有訓麋爲麋鹿之語。名苑又稱大者曰麋。然三者實迥然不同。北人知之。而南人則勿能辨。是

以輾轉滋疑。夫窮理格物。乃稽古所必資。已詳爲著說以辨。並交欽天監自後時憲書內。卽行改鑿爲塵。俾信示四海。無仍昔誤。則藥角解一候。諸書皆誤矣。然此博物家猶能爲之。藥角解。何以卦氣在辟復。因復者陰極陽生。在冬至一陽生之時爾。復卦易解。他卦氣所值之候。尤難索解矣。

李祖祚問。前問答中。有四季每季爲九十日。每季土寄王十八日。此十八日是否在九十日之中。

答曰。在九十日之中。四季寄王之日得七十二日。九十日減去十八日。得七十二日。故淮南子天文訓曰。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午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十年而復至甲子。淮南子无寄宮說。以七十二日順序推之。而一歲三百六十日同。加歲遷六日。爲三百六十有六日。卽一歲也。此不過舉其略數而已。



# 十六國舊史考

朱希祖

## 一、前趙

漢趙記十卷 前趙和苞撰

隋書經籍志。漢趙記十卷。和苞撰。案史通史官篇。僞漢嘉平初。公師叟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又正史篇。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叟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譖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漢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晉書劉曜載記。曜命起鄠明館。立西宮。建凌霄臺。又將營壽陵。侍中和苞上書諫。曜大悅。封苞平輿子。領諫議大夫。湯球輯和苞漢趙記十條。中稱曜爲今上。榮爲太子。與史通所謂事止當年不終曜滅說合。

## 二、後趙

上黨國記 後趙佐明楷程機撰。

大將軍起居注 後趙傅彪賈蒲江軌撰。

大單于志 後趙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

趙書十卷 後燕田融撰。

二石傳二卷 晉王度撰。

二石偽治時事二卷 晉王度撰。

晉書石勒載記。趙王元年。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

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隋書

經籍志。趙書十卷。唐書經籍志作趙石注云。一曰二石集。記石勒事。偽燕

太傅長史田融撰。案史通雜說篇自注。田融趙史謂勒為前二石傳二卷。

晉北中郎參軍王度撰。二石偽治時事二卷。王度撰。晉書佛圖澄傳。王度

歸晉。故隋志稱為晉北中郎參軍。且於二石稱偽也。案史通正史篇。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

趙錄。徐光字季武。頓丘人。好學。有文才。勒署為參軍。遷為中書令。領秘書

監。及勒薨。虎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囚光於襄國。詔獄。光在獄中。注解經書

萬言。宗歷傳。暢馬。諳識朝儀。恆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諸公敘。讚。二十

二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案時為勳建平。鄭愔等撰上黨國  
元年初稱帝。後趙錄三。趙王元年。署傅暢領經學祭酒。鄭愔等撰上黨國  
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晏程陰徐機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  
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案宋疑晉尚書庫部郭仲產。  
案隋志湘州記一卷。郭仲產撰。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二石事。集為鄴都  
此郭仲產疑即郭仲產之誤。記趙記等書。案史通所言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撰人姓名。與晉書石勒  
載記及隋書經籍志。皆不相合。未知何據。且史通忤時篇又云。劉石僭號。  
方策委於和張。考劉氏之史。成於和苞。石氏之史。委於張某。此亦異聞。隋  
志地理類。有鄴中記二卷。晉國子助教陸翽撰。趙記十卷。不著撰人。與史  
通所言鄴都記趙記撰者。又各不同。豈史通別有所據歟。唐書經籍志二  
度隨翽等撰。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謂隨翽疑陸翽之誤。其說是也。丁國  
鈞補晉書藝文志。謂隋志有王度二石僞治時事二卷。應即此書。云六卷  
者。殆四卷為隨氏書也。案丁說誤矣。隨翽為陸翽之誤。陸翽撰鄴中記二  
卷。王度撰二石僞事二卷。唐志之二石僞事六卷。蓋合  
王陸二家三騎常侍。歷守七郡。又徵為廷尉。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二為侍中。再為

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凡所述作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據此。則章諤亦必集記趙史也。又有吳篤趙書。記石勒事。見太平御覽八百二十引。

### 三、前燕

前燕起居注

燕紀 燕杜輔撰

燕書二十卷 後燕范亨等撰

隋書經籍志。燕書二十卷。記慕容雋事。偽燕尙書范亨撰。唐書經籍志入

浩傳。神鼎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浩及弟覽高謙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彼成國書三十卷。據此。則范亨亦終仕魏也。案史通

史正篇云。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爲燕記。後燕建興元年。董統草創

後書三十卷。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據此。則隋志所列

燕書二十卷。乃申秀范亨二人共撰。所記亦非專爲慕容雋事。乃前後燕

二代之史也。考太平御覽及通鑑考異引范亨燕書。有高祖武宣皇帝紀

慕容太祖文明皇帝紀慕容烈祖景昭皇帝紀慕容少帝紀慕容是爲前

燕世祖成武皇帝紀慕容 獻莊皇帝紀慕容 烈宗惠愍皇帝紀慕容  
中宗昭武皇帝紀慕容 昭文皇帝紀慕容 是為後燕據此則范亨燕書是  
合前後燕合成一史明矣。

#### 四、後燕

後燕書三十卷 後燕董統撰

史通正史篇。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叙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慙董史之直。史通直書篇亦云。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取容。然則劉知幾尙見此書也。

#### 五、南燕

南燕起居注一卷 南燕王景暉撰

南燕錄六卷 北燕王景暉撰

南燕錄五卷 南燕張詮撰

南燕書七卷 遊覽先生撰

隋書經籍志。南燕起居注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又南燕錄六卷。舊唐志入編年類注云。記慕容德事。僞燕中書郎王景暉撰。案十六國春秋南燕錄一。劉藻自姚興而至。與太史令高魯遺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秘文。又南燕錄五。有中書侍郎王景暉。考史通正史篇。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北燕馮跋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據此。則隋志之南燕起居注。亦王景暉所撰。而南燕錄六卷。實成於北燕。記慕容德慕容超二代事。隋志專云記慕容德事。未為核實。所稱僞燕中書郎王景暉。僞燕係指北燕。中書郎乃中書令之誤。隋志又有南燕錄五卷。注云。記慕容德事。僞燕尚書郎張詮撰。兩唐志作張詮南燕書十卷南燕書七卷。遊覽先生撰。

六、北燕

燕志十卷 後魏韓顯忠撰

隋書經籍志。燕志十卷。注云。記馮跋事。魏侍中高閭撰。史通正史篇則云。韓顯宗記馮氏。考魏書韓麒麟傳。麒麟。昌黎棘城人。子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而高閭傳則不書撰燕志。浦起龍史通注。謂顯忠與閭合撰。亦無確證。案北燕都龍城。昌黎尹卽在龍城。其屬縣有棘城。然則韓氏家在北燕京畿。其撰燕志。亦具有故國之思。隋志不稱韓氏燕志。而稱高氏燕志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謂魏書韓麒麟傳。高祖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當訪之監令。是顯宗撰是書。高閭監其事。本志以監令者爲主。故歸之高閭。史通紀實。故稱顯宗。其說亦可通。

### 七、前秦

秦書八卷 秦何仲熙撰

秦書三卷 秦車頻撰

秦記十一卷 宋裴景仁撰。梁席惠明注。

苻朝雜記 後燕田融撰

隋書經籍志。秦書八卷。何仲熙撰。記苻健事。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宋書沈曇慶傳。大明元年。曇慶為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本僧人。多悉戎荒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叙苻氏僭偽本末。其書傳於世。舊唐志。席惠明作杜惠明。入編年類。新唐志亦作杜。考前秦史官亦有著作郎。著作佐郎。且有起居注。通鑑一百二。秦王堅入鄴。釋梁琛。除中書著作郎。又一百三。秦以北平陽陟田。魏陽瑤為著作佐郎。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苻堅甘露十七年八月。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堅見苟太后李威之事。慚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淵車敬已死。乃止。著作郎董肫雖皆書時事。然十不留一。亦略見晉書史通正史篇。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章譚。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觀之。見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其後著作郎董誼。案即董肫。或作斐。史通作誼。蓋誤。



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祕書郎趙整參撰國史。植秦滅。隱於商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始。整卒。翰乃啓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爲三卷。姚振宗隋志考證疑是三十卷之譜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爲秦紀十一篇。案前秦錄有趙整傳。言年十八。爲堅著作郎。官至祕書侍郎。後遁跡商洛山。與史通合。又案世說新語識鑿篇注引車頻秦書云。蒲洪詐稱讖文。改姓符。言己當王。應符命也。堅生背赤色。隱起。若篆文。藝文類聚八十二引裴景仁秦記。謂符洪之先居武都。家生蒲長五丈。節狀如竹。咸以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洪後以讖文。艸付應王。遂改姓爲符。十六國春秋及晉書載記。皆不取車說。从竹作符。而從裴說。从艸作苻。考唐以前有重唇音。無輕唇音。符苻皆讀若蒲。雖曰改姓。實改字而不改音也。又案唐書藝文志。有苻朝雜記。田融撰。

## 八、後秦

秦紀十卷 後魏姚和都撰

隋書經籍志。秦紀十卷。記姚萇事。魏左民尙書姚和都撰。史通正史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爲左民尙書。又追撰秦紀十卷。案和都魏書無傳。晉書姚興載記。興疾。太子泓侍疾於諮議堂。泓弟弼有奪嫡之謀。使愔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太子右衛帥姚和都率東宮兵擊之。愔等奔潰。秦亡。仕魏。而著秦紀。蕭子顯之著齊書。頗與和都境遇相同。

九、西秦

舊史未聞

史通正史篇。西涼與西秦。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據此。則西秦之史。蓋爲他邦所錄。豈其國無記注耶。抑亡於赫連氏耶。考魏書段承根傳。承根父暉。爲乞伏熾磐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熾磐子慕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旋歸國。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司

徒崔浩見而奇之。以爲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據此。則西秦史事。蓋由承根在魏傳述。崔鴻據之。以爲西秦錄耳。

### 十、前涼

涼春秋五十卷 涼索綏撰

涼記十二卷 涼劉慶撰

涼書 涼索暉撰

涼書十卷 西涼劉昞撰

涼記八卷 燕張諮撰

西河記二卷 晉喻歸撰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儒林祭酒索綏。字士艾。敦煌人。著涼春秋五十卷。見張玄靖太始五年條。先是張駿十五年。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索綏。以著涼春秋。史通正史篇。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劉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

涼記十二卷。史官篇亦云。前涼張駿時。劉慶遜。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圖書。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

劉昞。又各著涼書。隋書經籍志。涼書十卷。記張軌事。偽涼大將軍從事中

郎劉景撰。案劉景即劉昞。避唐諱改。隋志又有涼記八卷。記張軌事。偽燕

右僕射張諮撰。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引世說新語篇注。作張證撰。誤。西河記二

卷。記張重華事。晉侍御史喻歸撰。元和姓纂。東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唐書經籍志。西河記二卷。段龜龍撰。蓋

誤。案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張重華永樂三年晉永和九月。晉遣使者侍御

史俞歸。拜重華侍中大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

假節。西平公。永樂六年。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將受詔。未及而卒。歸之撰

西河記。蓋在此時。

### 十一、後涼

涼記十卷 後涼段龜龍撰

隋書經籍志。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偽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案十六國春

秋後涼錄。呂光麟嘉三年。著作郎段業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光覽

而悅之。則段業段龜龍同爲光史官。業爲著作郎。龜龍爲著作佐郎可證。呂光龍飛二年。沮渠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叛呂光。故隋書經籍志謂梁有段業傳一卷。亡。蓋卽記其事也。

## 十二、南涼

托跋涼錄十卷 南涼郭詔撰

隋書經籍志。托跋涼錄十卷。不著撰人。案托跋涼錄卽南涼錄也。南涼秃髮氏。蓋托跋氏之音轉。唐以前有重唇音無輕唇音。髮亦讀如跋也。十六國春秋南涼錄。稱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其先與後魏同出。後魏托跋氏八世祖匹狐。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匹狐卒。子壽闡立。初壽闡之在孕。母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秃髮。因而氏焉。竊謂此蓋後起附會之詞。本爲托跋氏音譯。或爲秃髮氏耳。故此托跋涼錄卽秃髮涼錄。史官蓋猶能知其得姓之源。故直稱秃髮爲托跋也。北魏書序紀稱魏爲黃帝後黃帝跋。故以爲氏。案此說亦爲附會。蓋鮮卑語被爲秃髮。實卽托跋。產於被中。或卽爲其始祖之事。非書闕也。史通史官篇。南涼主

烏孤。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郭韶爲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又正史篇。段龜龍記呂氏宗欽記禿髮氏。韓顯宗記呂呂字馮氏。唯此三者可知。自餘不詳誰作。浦起龍史通通釋。改宗欽記禿髮氏一句。爲宗欽記沮渠氏。失名記禿髮氏。注云。本有四種。其一失名。故云三者。案浦氏改宗欽記沮渠。其說是也。其他則非。魏書宗欽傳。欽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則宗欽記沮渠。確有明證矣。惟浦氏謂失名記禿髮。此爲不辭。且亦未嘗深考耳。史通史官篇明言郭韶爲南涼國紀。則此句當云郭韶記禿髮。唯此三者。原文當作唯此四者。因舊本宗記下脫記沮渠三字。欽禿髮上脫郭韶二字。僅存三者。故後人遂改四者爲三者耳。至下文云自餘不詳誰作。謂此四者外。如西秦及夏。不知誰作耳。非謂此四者之中段龜龍宗欽韓顯宗三者可知。其餘不知誰作也。然則托跋涼錄十卷。爲郭韶所撰。無疑義矣。南涼錄禿髮烏孤太初三年條云。梁昶。韓正。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然則郭韶在烏孤時爲國紀祭酒。亦有徵矣。

十三、北涼

涼書十卷 沮渠國史

蒙遜記十卷 後魏宗欽撰

涼書十卷 後魏高謙之撰

隋書經籍志。涼書十卷。沮渠國史。不著撰人。又涼書十卷。高道讓撰。史通正史篇。宗欽記禿髮氏。浦起龍通釋。改爲宗欽記沮渠氏。案浦說是也。魏書宗欽傳。欽字景若。金城人也。少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言。聲著河右。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箴。世祖平涼州。入國。拜著作郎。欽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魏書高謙之傳。謙之字道讓。專意經史。好文章。爲國子博士。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魏書高謙之傳。恭東人。祖潛。獻文初。賜爵陽關男。詔以沮渠收。健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拜驃騎都尉。父崇。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絕。遂以崇繼收。健。後改姓沮渠。景明初。啓復本姓。恭之兄謙之。據此。隋志所稱高道讓。乃謙之之字。所謂國書漏闕。

姚振宗以爲卽指宗欽在河西時所撰之蒙遜記。疑非是。考魏書劉昺傳。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管注記。則昺亦嘗爲沮渠史官。隋志涼書十卷。沮渠國史。蓋卽爲劉昺等所撰。考昺身仕西涼李氏。北涼沮渠氏。終仕後魏。則年已老矣。先爲前涼張氏撰涼書十卷。爲李氏撰敦煌實錄十卷。爲沮渠氏撰沮渠國史十卷。國史非一人所撰。故不專書劉昺名耳。姚振宗又以沮渠國史卽宗欽蒙遜記。亦非是。蓋隋志所謂國史卽高謙之傳所謂國書。皆指劉昺等所草國史言也。

#### 十四、西涼

敦煌實錄十卷 西涼劉昺撰

十六國春秋西涼錄。劉昺字彥明。敦煌人也。武昭王暕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著敦煌實錄二十卷。靖恭堂銘一卷。案李暕建靖恭堂於燉煌南門外。見西涼錄。隋書經籍志敦煌實錄十卷。劉景撰。考五涼惟西涼李暕都敦煌。雖其後遷於酒泉。至其子恂又居敦煌。則敦煌實錄卽西涼史也。隋書經籍志有涼書



十卷。注云。記張軌事。僞涼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景撰。案西涼錄亦言劉昞撰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史通正史篇亦云。昞爲張氏撰涼書。蓋隋志之劉景。卽西涼錄及史通之劉昞。唐諱丙作景。故昞亦避嫌名作景也。且其官皆爲從事中郎。爲大將軍屬官。亦可爲一證。惟燉煌實錄有十卷二十卷之別。則未知孰是。考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沮渠茂虔永和四年。遣使如宋。獻涼書十卷。敦煌實錄十卷。宋書大且渠蒙遜傳。元嘉十四年。河西王茂虔奉表獻方物。并獻敦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案此二書。皆劉昞撰。時昞已仕北涼。燉煌實錄。蓋卽成於此時。據此則作十卷爲是。

### 十五、夏

夏國書 夏趙逸撰

史通正史篇。夏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於真興赫連勃元承光赫連昌元之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案魏書趙逸傳。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爲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爲

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豈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爲中書侍郎。據此則魏世祖所見夏國書。乃趙逸撰也。魏書張淵傳。淵不知何許人。自云。嘗事苻堅。又仕姚興父子。爲靈臺令。姚弘滅。入赫連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爲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辯俱見獲。世祖以淵爲太史令。案史通所稱趙思羣。卽魏書之趙逸。思羣其字也。所稱北地張淵。與魏書藝術傳之張淵。僅爲赫連氏之太史令。專掌天官。不著史籍。且云不知何許人。殆非一人。浦起龍通釋。卽以太史令張淵爲北地張淵。疑誤。

### 十六、蜀

蜀李書

原名漢之書

十卷

蜀常璩撰

蜀平記十卷

蜀漢僞官故事一卷

隋書經籍志。漢之書十卷。常璩撰。華陽國志十二卷。常璩撰。梁有蜀平記十卷。蜀漢僞官故事一卷。案十六國春秋蜀錄。李雄興學校。置史官。史通史官篇。蜀李西涼。二朝記事。委之門下。是蜀李亦注重史事。北齊顏之推家訓書證篇。蜀李書。一名漢之書。史通正史篇。蜀初號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之書十卷。後入晉祕閣。改爲蜀李書。又撰華陽國志。具載李氏興滅。蜀錄亦云。常璩。字道將。蜀成都人。著華陽國志十篇。序開國以來迄於李勢。皆有條理。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謂蜀平記。當是記桓溫平李勢事。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作於南京桃源新村。

## 孟門羣書校跋

潘承弼

### 鹽鐵論

鹽鐵論以明弘治涂楨刊本爲最善。清嘉慶丁卯張敦仁據以重刊。並參合衆本。撰爲考證。於涂本尤加精善矣。近時涵芬樓影印葉氏觀古堂所藏明本。雖源出於宋。而誤字猶未盡。葉氏讀書志據以爲涂刊本。殊未敢信。頃於坊肆見一明刊本。其行款與兩京遺編同。中頁九行十七字首尾序跋俱佚。紙色黯敝。當經估人染色以充宋槧。特去其前後以眩人耳目耳。亟假歸取涵芬樓影印本勘讀一過。頗有是正。如力耕篇。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趾誤爲址。錯幣篇。水衡三官。誤作水衡二官。復古篇。維邇言是聽。維誤爲維。毀學篇。方李斯在荷卿之門。斯誤爲期。諸如此類。張本俱不誤。而影印本之誤。顯然易見。則葉氏所謂真涂本者。似不足信矣。此本雖不審何人所刻。當亦嘉靖間覆宋本耳。偶讀臧園先生羣書題記。知於是書藏見尤富。藝風一帙。所謂真涂本者。已歸播架。淺陋如蒙。於涂本真偽。固不敢妄加評臆。安得乞臧園一紙。以析此疑竇耶。丙子花朝譚于宋鈞金寫之居。

# 老子古微

繆篆

##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韻持已揣而稅之。韻揣稅不可長保。金玉滿室。韻室本侯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韻咎自遺咎功遂身復。韻遂退天之道。韻道保守

淮南子道應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韻高誘注。白公蘇得楚國。食其財而分人也。得積七日也。石乙入曰。韻石乙。白公之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韻葉公。楚人。夫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韻白公也。殺也。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畜也。何以界於臯之愛其子也。韻臯。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文子微明篇。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愚人。無以異于臯愛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淮南子道應訓。魏武侯問於李克曰。韻高誘注。李克。武侯之相。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

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僞。以僞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僞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文子道德篇。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則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文子上德篇。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功名遂。身退。天道然也。文子注。奮進通。

之數。抱道守德。全身保名。可謂賢也。

吳陸景誠盈篇云。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構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歐陽文類。卷二十三。

逸周書佚文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按持已。漢人已無二音與古音在一部。保守。管道。古音三部。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云考古

十五部。枚數如老子持而說之節已呆守皆道為韻(中略)皆之權與也揣稅遂退。古文遂古音

### 十章

載營魄。衰一。衰。莫也。從能無離乎。嫫氣至柔。能如嬰兒乎。兒。智。從。王。弱。為。四。離。為。韻。知。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愛民治國。能無以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以為乎。雌。離。為。韻。知。生之畜之。生

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意。之。有。韻。特。

屈原遠游篇。載營魄而登霞。同。兮。王逸注。抱我靈魄而上升也。○陸士衡弔魏武帝文。迨

營魄之未離。又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營魄懷茲土。李善注。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

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

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趺曰。越願聞衛生之經。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邪。象。注。不。離。其。性。○釋。文。衛。生。

能勿失乎。得。也。自。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當。則。古。過。則。凶。無。所。卜。也。○釋。文。衛。生。能止乎

能已乎。無。道。故。迷。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不。效。彼。而。能。儵。然。乎。迹。無。停。也。能。侗。然。乎。無。始。發。也。○

累云直而無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噓不噉。和之至也。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善怒。○嗥。本極無聲為要。帶終日握而手不規。共其德也。○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寄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曠。任日之自見。非於色也。○行不知所之。任足之自趨。居不知所為。而自體也。與物委蛇。○斯順也。而同其波。○亦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若能自謂至人之德。欲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非自爾。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治。○無於心。皆與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倏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謂已。○摠。○推。○上。○極。○貴。○也。○至。○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非。○以。○此。○言。○為。○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失。○得。○無。○自。○而。○來。○字。○泰。○定。○者。○發。○乎。○天。○光。○夫。○德。○字。○則。○其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字。○泰。○定。○也。○王。○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云。字。器。字。也。謂器字。則字。泰。定。也。○王。○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彼所以泰。人有脩者。乃今有恆。○人。○而。○捨。○人。○則。○自。○泰。○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宅。○而。○自。○然。○獲。○助。○也。○我。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泰。○然。○而。○自。○得。○之。○非。○為。○而。○得。○之。○也。○俱。○以。淮南子道應訓。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高。請。注。回。忘。禮。樂。絕。聖。樂。智。入。于。無。



也。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以至忘其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回先也。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  
淮南子原道訓。是故聖人偃其智。故。之義。按莊子刻意。謂人去去與故。謂天

### 右第三章第一節(節錄)

是故至人之治也。高誘注。至。通。謂人。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正。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不煩也。寡其所求則得。故得供。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軌。法也。不變其官。不易其常。故。子。道。原。故。依。文。準。循。繩。曲。因。其。當。

右第三章第十一節。按此節廣上文聖人偃其智故義。老子十一節起入。莊子庚桑楚篇。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

莊子天運篇。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入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郭象注。守故不變。則失正矣。釋文。天門。一云。謂心也。一云。大道也。

淮南子道應訓。齧缺問道於被衣。高誘注。齧缺。被衣。皆魯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

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憊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

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讎夷。熱視。不言貌。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

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

文子道原篇。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

居。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

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莊子天運篇。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

和者也。

莊子天地篇。孔子謂子貢曰。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

驚耶。郭象注。此真樞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在彼之說。所識者常。其遠耳。



尙書堯典帝舜立憲孔傳立憲也

莊子天地篇是謂立德同乎大順。

兼按離兒疵知雌爲古音在十六部之有恃宰德古音一部。

###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輻韻轂也。兼曰方言擬取也。從手不從土。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

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周禮攷工記輪人云。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音訝也者以爲固抱也。文說

輻字即周禮牙字又轉人云。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日月之行三十日而合宿

大戴禮記保傳篇古之爲路車也。三十輻以象月。

文子上德篇。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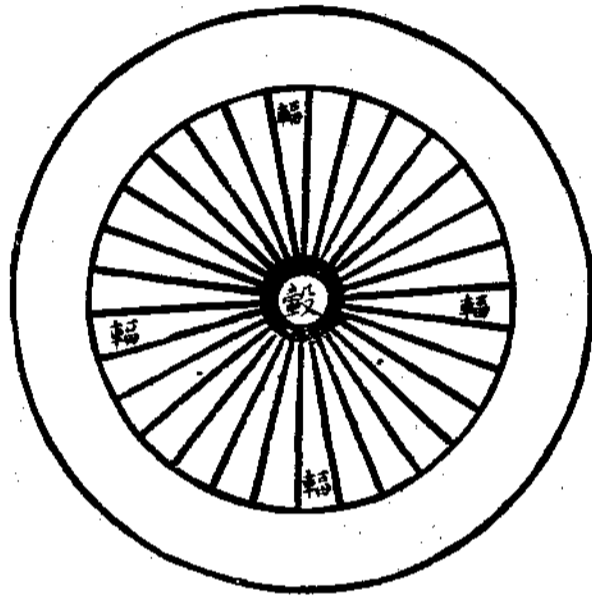
云。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轂。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

莊子馬蹄篇。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成玄英疏。埴。黏也。亦土也。

莊子外物篇。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

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

圖轂一其輻十三



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廟音側。又音測。然丁念反。司馬遷云下也。本又作聖。七念反。也。致至也。本又作至。

莊子人間世郭象注。夫無用者。泊然不爲。而羣才自用。自用者各得其絃而不與焉。

莊子徐無鬼篇。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而後善博也。成玄英疏。踐。踐行。必履於地。仍不踐之土而後得行。若無餘地。則無由安善而致博遠也。此舉喻也。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能照。所以明暗。能有少多。各止其分。則物遺遺。是以地藉不踐而得行。心賴不知而能照。所以處寂養恬。天然之理。故老經云。有之以地藉。無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合論也。

篆曰。輻。轂。古音在三部。

讀書雜錄

沈延國

讀淮南子

人間篇。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許慎注曰。蹟蹟也。蛭蟻也。

延國謹按。莊達吉云。『各本皆作蛭。唯道藏本作垚。依義作蛭爲是。』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蹟蹟也。垚蟻封也。按二注正同。今注蛭乃垚字之誤。詩東山毛傳垚蟻封也。方言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垚。』陶說是也。道藏本作「垚」誤。當作「蛭」。韓非子六反篇云。『先聖有諺曰。不蹟於山。而蹟於垚。』呂氏春秋慎小篇云。『人之情不蹙於山。而蹙於垚。』並作「垚」字。是其明證。又按許注「蛭蟻也」。宜從羣書治要作「垚蟻封也」。『蛭』既譌「垚」。淺人又刪改注語。遂不可讀。呂氏春秋高誘注亦作「垚蟻封也」。是其例。此唐本不誤。而今本已有效者。當據補。

# 歷代經學述略

馬宗霍

## 第十述宋之經學

自唐以九經取士。歷五代迄宋。其制不改。五代雖曰亂離。而鑄板之術。於時始行。後唐長興三年。中書門下馮道李愚。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儒臣馬鈞陳觀段頤路航田敏等詳勘。先成五經。漢乾祐元年。國子監奏在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鑄板。從之。周廣順三年。九經皆成。而田敏始終其事。據宋史敏本傳。敏嘗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祭酒所遺經書。僕但能識孝經耳。傳又稱敏雖篤于經學。亦好爲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尙書盤庚若網在綱爲若網在綱。重言綱字。爾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爲白及。如此之類甚衆。是則九經之外。尙有孝經爾雅。且既依石經。當有論語。合之凡十二經。言九經者。以三書尙附于經耳。惟此所鑄者。但有經注而無疏。至宋太宗端拱時。始以孔穎達五經正義詔國子監鑄板行之。命孔維李覺等校定。淳化初。上又以經書板本有田敏輒刪去者數字。命覺維評定。尋判國子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正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尙多。蓋前所遺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尙書。至于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望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真宗咸平元年。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板本多舛誤。上命崔頤正詳校。可名奏詩書正義差誤事。孫奭等改正九十四字。二年。命祭酒邢昺領其事。舒雅李維李嘉清王渙劉士元與焉。五經正義始畢。李至又嘗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重加鑄校以備刊刻。從之。咸平三年。邢昺復受詔

與杜鎬舒雅孫奭李嘉清崔儼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又重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表上。命摹印頒行。於是九經疏義悉備矣。蓋二傳二禮。已有賈公彥楊士勛徐彥之疏在前。唐已通行。故但校定。孝經論語爾雅不用舊疏。故重定也。景德二年。真宗幸國子監閱庫書。問邢昺經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典有疏者百無一二。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蓋自有鏤板。學者無復筆扎之勞。經籍流布。由是益廣。斯實文藝上一大發明。且各經皆詳加校定而後頒行。則舛誤亦自較傳鈔爲少。宋槧之見實於後世。實在於此。是故唐以前但有官學。宋以來又有官書。其於扶翼聖道。豈曰小補之哉。

宋初經學。大都遵唐人之舊。九經注疏。既鏤板國學。著爲功令矣。卽重定孝經論語爾雅三疏。亦確守唐人正義之法。三疏皆定於邢昺。其論語以何晏集解爲主。爲之疏者。唐代所傳有皇侃本。邢疏亦因皇侃所探諸儒之說。刊定而成。雖稍傳以義理。而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亦詳。故論者謂漢學宋學。茲其轉關。孝經以唐玄宗御注爲主。爲之疏者。有元行冲。唐代嘗立于學官。故邢疏卽取行冲本約而修之。惟疏中未嘗標舉孰爲舊文。孰爲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爾雅以郭璞注爲主。爲之疏者。俗間有孫炎高璉。昺以爲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因與杜鎬等共相討論。別爲疏釋。雖注所未及。不復旁搜。亦尙多能引證。惟三書所主。一魏一晉一唐。則猶南學之餘波耳。別有孟子疏。以趙岐注爲主。舊本題宋孫奭撰。然考之宋史。奭與邢昺等校定諸經義疏中無孟子。涑水紀聞載奭定著之書。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無孟子正義。故朱子語錄謂邵武士人假托。非出奭手。且語氣敷衍。全不似疏體。則其所主雖漢學。尙不能與邢疏抗行也。又孟子自漢書藝文志以下。皆入子部。本不與經同科。宋儒尊孟子。遂與孝經論語爾雅並參九經之列。亦以之試士。是又宋代官學



增於前代者也。惟是因襲雷同。既不出唐人正義之範。則宋初經學。猶是唐學。不得謂之宋學。迄乎慶曆之間。諸儒漸思立異。歐陽修論經學。荀子曰。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案此則欲刪諸經之疏矣。而孫復上范仲淹書。欲召天下鴻儒碩老。識見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爲注解。俾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以復虞夏商周之治。案此則竝諸經之傳注而亦欲撥棄之。夫疏定于唐。歐請刪疏。僅爲不慊唐學。傳注乃成于春秋戰國與漢魏晉諸子。孫欲改注。直是自我爲法。前無古人。雖孫論徒高。歐議不行。然自是風氣一變。學者競以新意解經。視注疏如土苴。所謂宋學者。蓋已見其端矣。司馬光云。近歲公卿大夫。務爲高奇之說。流及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觀溫公此言。則當時風會所趨。可見其概。陸游亦云。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翻詩之序。不難于議經。况傳注乎。蓋議傳注。唐季已肇其端。尚不始于宋人。至于昌言議經。則宋儒實始優爲之。故放翁雖非經生。於此亦不能無微詞也。

昔司馬遷史記。特立儒林傳。位置經生。班范諸書。仍其成法。至宋而有所謂道學。撰宋史者。乃又於儒林傳外。立道學傳。以尊之。如周敦頤程頤程頤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及程朱門人。皆入之道學傳。以謂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

顛錯於秦火。支離于漢儒。幽沈于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後之論者。遂謂宋學卽道學。其實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四曰儒以道得民。古者儒與道固不分也。而攷宋之道學。初蓋本於圖書。圖書出于陳搏。搏以道士居華山。搜采道書。得九宮諸術。倡先天後天之說。此乃道家之學。與儒學無與。及搏以易龍圖授種放。放授許堅。堅授范諤昌。諤昌授劉牧。牧作易數鈞隱圖。於是道家之說。始與周易相傳而混于儒學矣。黃黎獻受學劉牧。撫爲略例隱訣。吳秘又受于黎獻作通神。皆釋鈞隱圖者。故牧之學。盛行於慶曆時。邵雍稍後于牧。其圖書之學。得之李之才。之才得之穆修。修亦得之種放。與牧本同淵源。而言易則頗殊。然皆象數一派也。惟之才先示雍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故雍雖以易顯。而皇極經世一書。觀其命名。亦兼有春秋之志。同時周敦頤作太極圖說通書。不言所出。亦隱與陳搏相應。故宋人有謂敦頤之學亦出于搏者。然其書言理甚精。所論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徒非劉牧輩支離破碎之比。卽視邵雍亦醇而約。故宋史以周子冠道學傳之首。二程受業敦頤。亦嘗侍其父與邵雍論議。顧程頤易傳。則專闡義理。不及象數。張載講易。亦與二程不謀而合。自是義理又自爲一派。及朱熹出。私淑二程。得其正傳。但所作易本義首列河洛九圖。實欲合義理象數爲一。蓋宋之道學。同源于希夷。而劉爲異說。邵爲別宗。至周子始漸醇。而與儒學爲近。張子羽翼之。二程擴充之。至朱子而始大。然要不外乎象數與義理兩派。兩派之於經學。初不外乎周易一經。就周易論。則兩漢諸儒。已言象數。魏晉諸儒。已主義理。實非宋儒之創獲。徒以圖書之傳。傳自道士。遂有道學之名。不知讖緯卽圖書之濫觴也。既而援道入儒。則又以傳孔孟之道統者爲道學。不知傳道本儒之所有事也。宋史必分儒與道爲二。是傳經與傳道有別。然則孔孟之道。詎有不在六經之中者乎。名之不正。莫此爲極。

矣。然程朱既以倡明道學自任。因復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論語孟子并行。以爲此道統之所在。二程於學庸語孟皆有說。出其門者。如謝良佐有論語說。游酢有中庸義論語孟子新解。楊時有中庸解論語孟子義。尹焞侍講經筵。奉詔作論語孟子解。大抵發揮師說。一以義理爲歸。朱子則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合稱曰四子書。益萃羣賢之言而折衷之。且于大學分別經傳。于中庸定著章節。遂使二篇離禮記而獨自成學。朱子沒。朝廷以其四書訓說立于學官。于是四書亦爲一經。自有四書。而後道學之門戶正。自朱子四書立于學官。而後道學之壁壘堅。此黃歙所謂道之正統。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細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也。惟宋史稱。程子出入老釋幾十年。稱張子訪諸釋老累年。朱子亦謂程子門人說中庸淫于老佛者有之。而後人謂朱子於佛老亦不能無所取。則知宋之道學。象數一派既託于道士。義理一派。又雜以佛學。雖依經以立說。亦適成爲宋學而已矣。

道學之傳。以周程張朱五子爲正宗。五子之學。大都以周易學庸語孟爲體用。然如程頤張載朱熹。則皆兼治諸經。張子自作雖止橫渠易說。而門人所集。尙有詩禮記春秋說。程子則於易傳外別有春秋傳。劉絢羅從彥傳之。絢作春秋解。則正簡切。多出于頤書。從彥于頤傳中掇其至當者作春秋指歸。以授李侗。他若伊川書說詩說。亦門人所記也。朱子於經學撰著更多。易則本義外又有易學啓蒙著卦攷誤。詩有集傳。禮有儀禮經傳通解。其于易主復古本。其于詩雖疑大小序而自爲說。然早年多用毛鄭說。亦不廢序。其於禮以儀禮十七篇爲經。而取大小戴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于禮者。附于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尙書春秋雖無訓釋。然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序是魏晉間人作。詩書凡易讀者皆古文。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此皆精識卓見。春秋自謂於義例不

能自信于心。故未敢措一辭。然觀其與人問答。則實深于春秋。惟其研之深。故出之愈矜慎。蓋朱子之學。博綜旁通。不欲以道學自限。其平居教人治經。宜先看注疏。尤非空談性命。屏漢唐之學爲不足取。假道學以自飾其淺陋者。所可同日而語。且不徒有取于漢唐注疏也。卽同時之人。如胡瑗。歐陽修。晁說之。程迥。蔡元定。之於易。王安石。蘇軾。林之奇。史浩。張栻。呂祖謙。之於書。吳棫。歐陽修。呂祖謙。之於詩。方慤。馬晞。孟呂大臨。吳仁傑。之于禮記。張淳。之于儀禮。陳傅良。之於周官。孫復。蘇轍。呂本中。胡安國。程迥。之於春秋。亦莫不擇善而從。絕無門戶之見。是故從其游者。義理固所涵泳。名物詰訓。亦所兼擇。五經傳授。皆有專門。舉其著者。若蔡淵。撰周易經傳訓解。蔡沉。撰尚書集傳。輔廣。撰詩童子問。黃榦。撰續儀禮經傳通解。張洽。撰春秋集注。皆能申述師說。自成一派。卓然有以樹立于後。世謂朱子集宋學之大成。猶漢學之有鄭康成。非過譽也。至于邵雍。東都事略本列之隱逸。與陳搏。種放。等同傳。宋史以程子重其人。朱子采其說。始入之道學。雍於書。雖無所不讀。然其志不在傳道。更不在傳經。易數說最精。而其子伯溫。謂平時亦未嘗妄以語人。王天悅。張子望。嘗從學。又皆早死。秦玠。鄭夬。欲從學。皆不之許。是故邵子之學。得其傳者蓋少。惟陳瑄。了翁。易說。伯溫。稱其得於康節。張成行。周易通變。王應麟。亦謂其述康節之學。然學亦不顯。邵傳既少。故象數一派。亦因之而微。餘若張浚。朱震。程大昌。之流。雖亦言象數。又皆主於剽竊。頗爲諸儒所議。且義理爲各經所同具。故以義理說經。其所施廣。象數僅可以說易。故以象數說經。其所施顯。偶有以象數解尚書之洪範。禮記之月令者。益承強無足觀。此程朱義理一派。所以不徒爲道學不祧之祖。卽論經學。有宋一代。亦莫能與之並也。

道學諸儒。固自以爲承聖人之心傳。而得經學之大義微言矣。然當神宗時。王安石當國。其立于學官。頒之天下。用以取

士者。則王氏之新經義也。安石嘗作字說。及平解經。多援字說爲訓詁。雖富新意。頗傷穿鑿。熙寧中。詔置經義局。以安石爲提舉。其子勞爲修撰。所撰三經義。遂皆本安石說。三經者。尙書毛詩周禮也。據蔡條鐵圍山叢談。詩書兩經。蓋多出勞及諸門弟子手。惟周禮新義。安石親爲之筆削。晁公武讀書志。亦於新經尙書義題王勞撰。新經毛詩義題王勞訓其辭。安石訓其義。而新經周禮義則題安石撰。且謂安石以周禮書理財者居半。愛之。所以自釋其義者。蓋以其所創新法。盡傳著經義。務塞異議者之口也。三經而外。安石所撰。尙有易解論語解孟子解。晁氏謂易解安石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復有龔原耿南仲注易。三書僧行于場屋。據東都事略。龔原亦爲王氏之學者也。論語解晁氏謂紹聖後亦行于場屋。孟子解晁氏謂其子勞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注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考紹聖間章惇用事。崇觀間蔡京用事。兩人皆安石之黨。是以其說猶行。故陳振孫曰。王學獨行于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卜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鑿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其時援王學以解經者。則有蔡卞尙書解及毛詩名物解。陸佃爾雅新義詩物性門類及禮記解。卞爲安石之婿。佃受經於安石。自不足異。他如王昭禹周禮詳解。林之奇周禮講義。亦多據其說。而方慤又以王氏父子禮記獨無詳義。因取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禮記解。馬端孟禮記解亦宗王氏。是則王學在當時。不惟行於場屋。其流亦頗廣矣。乃至道學中人如程子則取其易解。朱子則取其尙書義。可見王學當非全無是處。後人謂安石解經之說。與所立新法。各爲一事。殊爲持平之論。然攻其新法者。遂并新經義而攻之。楊時王居正。凡著爲專書。南渡而後。王學遂罕爲人道。今則諸經義解並佚。獨周禮新義。從永樂大典中錄出。猶存其概耳。陸佃王昭禹之書。亦尙有存者。欲觀王學。可於是而得其略也。

宋人經學。其有不守陳義。自闢新術。非一家一派所得而囿者。易則有胡瑗易解。司馬光溫公易說。蘇軾東坡易傳。李光  
讀易詳說。楊萬里誠齋易傳。李杞用易詳解。歐南仲周易新講義。鄭剛中周易窺餘。趙彥肅復齋易說。易祓周易總義。書  
則有蘇軾東坡書傳。林之奇尚書全解。鄭伯熊數文書說。夏偃尚書詳解。詩則有歐陽修毛詩本義。蘇轍詩集傳。王質詩  
總聞。呂祖謙家塾讀詩記。嚴粲詩緝。禮則有葉時禮經會元。李如圭儀禮集釋。春秋則有孫復春秋尊王發微。王皙春秋  
皇朝論。劉敞春秋權衡春秋意林春秋傳。孫覺春秋經解。蘇轍春秋集解。崔子方春秋經解。葉夢得春秋傳春秋職春秋  
考。胡安國春秋傳。陳傅良春秋後傳。呂祖謙春秋左氏傳說左氏博議。程公說春秋分紀。黃仲炎春秋通說。趙鵬飛春秋  
經筵。羣經總義則有劉敞七經小傳。凡茲所舉。皆其著者。或折衷古訓。或獨抒別裁。或以議論相高。或以綜比矜富。或陳  
往以見今。或明體而達用。既異漢唐之詰訓。復殊道學之義理。斯又極宋學之變。而不相統攝者也。其間易與春秋作者  
尤繁。蓋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一明天道。一明人事。惟人所說。不必徵實。故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  
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空言易道。亦不獨宋儒爲然矣。又南渡而後。國勢不振。士大夫憤夷禍之日亟。痛恢復之難  
期。情於中興。念切雪恥。無以寄志。退而著書。則垂戒莫顯乎易象。復贊莫大乎春秋。趨治二經。殆亦有不獲已者焉。至若  
學主於尊德性。不以道問學爲事。在南宋亦自爲一派者。則爲陸九淵。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  
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陸子本人於經學原無所撰述。但其教人爲學以求心爲主。故門人楊簡袁燾。皆本師說以解經。  
簡有楊氏易傳尚書五誥解慈湖詩傳春秋解。燾有繫齋家塾詩鈔繫齊毛詩經筵講義。並多推本於心學。而楊氏解易。  
尤大開易學入禪之涂。別有王宗傳撰童溪易傳。力斥象數之弊。惟馮心悟。宗旨亦與慈湖同。陳經撰尚書詳解。自序謂

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此又近于陸子六經注我之說。是則二家雖非陸門。亦傳金谿之學派者也。朱子嘗言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一禪者之經。儒者重以況道學。文人之經。朱子舉蘇東坡陳少南輩爲例。則上述諸家無派可歸者。實多屬之。禪者之經。朱子舉張子韶輩爲例。子韶學本出伊川。書已不傳。據陳振孫稱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滿翻。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似又非盡禪學者。然則禪者之經。其將屬之金谿一派乎。爾其廣甄羣言。意在存古。類於陸德明李鼎祚之爲者。又有房書權周易義海。所採上起鄭玄。下迄王安石。凡百家。黃倫尙書精義。其所徵引。自漢迄宋。亦極賅博。王與之周禮訂義。所採舊說凡五十一家。衛湜禮記集說。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呂本中春秋集解。自三傳而下。所集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凡九家。高元之春秋義宗。所采前代凡三百餘家。其間疑錄當代諸儒之說。尤爲特多。後之攷宋學者。固可於數書而觀其匯也。而魏了翁九經要義。取諸經注疏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每條之前。各爲標題。系以先後次第。此其意亦在存古。然而主於博。此主於約。體例迥迥殊焉。又如陳祥道之禮書。貫通經傳。條析條分。前說後圖。考訂詳悉。則後世攷通禮者之所自出也。王應麟之三家詩攷周易鄭康成注。則後世輯佚書者之所取法也。賈昌朝之羣經音辨。絲牽繩貫。同異粲然。俾學者易於尋省。則錢大昕所謂照率以俟。儒者說以己意說經。音戾於古者多。此書亦中流之一壺也。然則宋之經學。固極駁雜之觀。而亦盡品類之盛矣。

宋儒治經。不惟喜新奇爲異於前也。尙有二事頗足以啓後人之議。其一曰疑經。其二曰改經。疑經者。如歐陽修不信河圖洛書。又言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陸希聲亦深病爻辭之不類。輒欲去取。趙汝楳疑說卦序卦雜卦皆

爲漢儒竄入。又以繫辭多稱子曰。疑爲門人所記。非夫子之言。此疑易者也。吳棫漸覺古文尙書之僞。朱子疑之益甚。至趙汝談併今文而疑之。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摭擊。舛排。此疑書者也。歐陽修謂詩序非子夏之作。又謂各詩所繫。類例不一。未可盡從。蘇轍謂詩之小序。反復繁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爲毛公之學。衛宏之所集錄。楊簡亦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爲出自衛宏。不足深信。鄭樵朱子王質。并攻小序。程大昌不惟辨大小序。又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國風之名出于左荀。爾詩非七月。此疑詩者也。劉敞疑禮記若夫坐如尸一節有脫簡。人喜則斯陶九句有遺文。禮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有倒句。趙汝談謂周禮爲傳會女主之書。此疑禮者也。改經者如馮椅厚齋易學。改彖曰象曰爲贊。以繫辭之卦卽爲彖。繫爻之辭卽爲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又改繫辭傳上下爲說卦上中。李過西谿易說。於乾卦象辭下便撥入彖傳。彖傳內便撥入文言。釋彖處繼以大象。又分爻辭附于小象。又附入文言。趙汝棣周易輯聞。以大象移于卦畫之後。彖辭之前。以文言散附乾坤彖傳及小象後。又去彖曰象曰文言曰等字。使經傳混淆。茫然莫辨。此改易者也。龔鼎臣改定洪範。劉敞改定武成。王柏書疑。動以脫簡爲辭。併彖典于堯典。刪除姚方輿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于皋陶謨。以大禹謨皋陶謨爲夏書。以論語杏爾舜二十二字補舜讓于德弗嗣之下。以孟子勞之來之二十二字補敬敷五教在寬之下。至于堯典皋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八篇。則純以意爲易置。一概託之於脫簡。有割一兩節者。有割一兩句者。此改書者也。蘇轍詩集傳。小序僅存發端一言。餘文悉從刪汰。鄭樵詩傳及詩辨妄。盡削去小序而以己意爲之序。陳鵬飛詩解。去商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王柏詩疑。以行露首章爲亂入。以小弁無逝我梁四句爲漢儒妄補。以下泉末章爲錯簡。謂與上三章不類。又刪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秦風齊風唐風陳風之詩。都二十



餘篇。又謂小雅中凡雜以怨誹之語者。宜歸之王風。又謂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夏屋。大東當曰小東。則篇名亦欲易之。此改詩者也。劉敞謂周禮誅以取其過。過當作禍。士田買田。士當作工。九經五曰巫易。當作巫陽。謂禮記諸侯以狸首爲節。經首當作鵠巢。命廷椿周禮復古編。謂五官所屬皆六十。不得有羨。其羨者皆取以補冬官。又謂天官世婦與春官世婦。夏官環人與秋官環人。爲一官複出。當省并之。二程則更定大學篇。朱子又分爲經傳。此改禮者也。劉敞春秋傳。其經文雜用三傳。不主一家。每以經傳連書。不復區畫。又好減損三傳字句。往往失真。此改春秋者也。夫自秦火而後。經有殘脫。本是事實。史漢所言。昭昭可攷。故劉歆荀悅。皆有不全之歎。必謂經無可疑。未免失之過拘。惟當疑而不改。付諸蓋闕。或如漢儒作注。遇有可疑者。但存其說於注下。而不更易正文。以俟學者之心通其意。則自無誣古之嫌。宋儒不此之效。往往喜奮私意。矜爲創獲。輕肆剪伐。盡變面目。至王魯齋輩而已極。縱極補綴之工。其能免割裂之誚乎。

### 著硯樓讀書志

潘承弼

#### 玉几山房聽雨錄

陳撰玉几山房聽雨錄一冊。仁和魏錫曾據陳氏稿本手抄。原稿舊藏錢唐許氏。登末有同治五年許乃釗跋歸魏氏。魏氏復手錄一本。以原稿歸諸丁氏八跋稱以稿本贈諸魏氏者。千卷樓。此其手錄之本。全書以硃筆點校精審。與原稿當無出入。余按是書未見傳刻。丁氏輯武林掌故叢編。亦未之及。內容所載。多爲西湖故事。較之樊榭東城雜記。當更詳備。丁丙跋云。『按先生南宋雜事詩題辭有云。宋社既屋。南渡事蹟俱湮。其雜見于志乘紀載諸書者。悉零擗子屑。缺而未備。予本鄞人。僑居是地。屢欲蒐討。勒成一編。而遺文放失。秘籍莫窺。無已而闕市借人。掌題舌砥。迄今數易寒暑。尙未卒業云云。想指是錄也。』則先生於是書用力之專。可想概見。先生所著尙有補缺集一卷及秋陞九十首。傳本亦稀如星鳳。去秋偶得一帙。詫爲枕秘。今觀是編。意欲得之。而買人居奇。勒索鉅值。度力不可得。假讀一晝夜而歸之。並識數語於補缺集後。以誌鴻爪。

## 孫仲闓誄

太炎

余始因宋恕平子識仲闓。平子者。仲闓姊壻。素質才。牢落不耦。而仲闓承其先人侍郎公學。搏心經制。有用世之略。初以通家謁直隸總督李鴻章。嘗教習北洋水師學堂。提調軍械局。以知縣用。歸主瑞安縣中學堂。及武昌兵起。浙江應之。奉檄署瑞安縣事。民國初。入京師。供職鹽務署。余時以東三省籌邊使解官被禁。仲闓顧時時來。談經引篆。意氣清發。自忘在鞅絆中也。如是數歲。黃陂黎公繼大總統任。黎公故習業水師。念仲闓有師道。特徵充府顧問。兼國務院顧問國史館纂修。地雖清峻。然未嘗一日得與政事。後十年而歸。以醫書終其身。至民國二十三年而歿。以仲闓學行之劭。得其時。雖至卿貳不爲泰。逢遭衰亂。抱利器無所施。蓋與平子際遇無大異。顧平子天性屈奇。既失意。往往佗傑不平。或時爲玩世狀。而仲闓守其鄉先生葉正則之術。與物端和。動必由禮。乃亦奇觚於世如此。其作篆根柢深固。從心變化。視世所傳常熟楊氏安吉吳氏書。雅鄭相絕。不可爲量。然名亦不出浙東。以是知世之識真者寡。亦不遇治世使然耶。余與仲闓別十餘歲。各皤然近七十矣。常冀其來化我。而仲

聞竟歿。自是以往。吾道益孤矣。誅曰。

彼隨珠兮不珠。彼箇桂兮不可植於町疃。嗟夫子之經奇兮。絜漢宋而同貫。寧懷寶以迷國兮。固遭時之泮奐。鳴鶴之在陰兮。自前哲而故然。操一技以華國兮。世猶狎以爲近玩。塊抱蜀而下世兮。曾未申其羽翰。吾悲夫宋子之徇齊兮。擯短衣以蔽軒。子吾繫此匏瓜兮。亦擲落而無畔。與夫子而參會兮。終不登於高岸。諒長夜之未暘兮。誠委命其何怨。

## 項松茂誄

太炎

故人項松茂以文士託於賈。依違西法製藥。人甚便之。家既給足。遇事振貸無所吝。性好書。得明嘉興項氏遺物尤多。民國二十年冬。倭寇關東。侵尋及上海。卽陰部勒義勇軍爲之備。爲敵刺得。略其肆中十一人去。松茂奮自求之。再入敵斥候中。卒爲所掩。厲聲罵賊。被殺時二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也。事祕。家人不審知。久之。同繫者出。始得實狀。子隆勳等以二十三年三月發喪。且出松茂存時手書。稱臨大節則達生委命。烏虜。其所蓄者深矣。余素與松茂交。亦未知其弘毅如此也。乃爲之誄曰。

君之賣藥。上希韓康。厥志超奇。士也非商。名筆千金。盈於饑歲。富而能施。雖滿不斜。懼彼東鯤。軼我樊牆。發憤厲士。陰爲橐囊。賊謀宵掠。部曲羸傷。兩入虎口。以救失亡。天平不淑。膺此巨創。臨難抗辭。厥聲琅琅。乳雞搏狸。怒駒踰狼。決計長瞑。何德之剛。乃歲初蜡。與君同觴。會未三旬。幽明異行。發君遺墨。持論激揚。溝壑之念。志士不忘。豈曰橫天。允蹈大方。爲義捨生。是爲國殤。

## 盂山羣書校跋

### 吳都文粹

潘承弼

鄭虎臣吳都文粹。傳世無佳刻。清康熙六十年。婁東施氏以活字印行。亥豕滿目。不堪卒讀。余藏東臬錢枚手抄本。前有正譌一文。據宋蔚如本校正者。並稱宋本校勘精審。允爲文粹善本。宋校本不知淹落何所。頃從集賢齋孫氏假得謝心傳手抄本四冊。係從宋本校抄者。取勘藏本。頗多是正。藏本移易篇目。如王洸崑山天王堂記。謝抄本在第九卷而誤入第八卷。又王禹偁閩廬墓。楊友夔題吳孫王墓。謝抄本在第十卷而誤入第九卷。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謝氏跋稱宋校據宋本吳郡志及毛刻吳郡志。參互攷訂。凡數十次。遂成善本。故書中有作宋本某者。即據宋刻吳郡志也。有作一作某或作某者。則據毛刻及他本也。有作元本作某者。則所據鈔之本也。有云集作某者。則據各家專集以校者也。畫一字具存兩義。其謹慎有如此者。謝氏依寫原文及宋氏跋語。雖是虎賁。亦足珍視矣。爰盡三畫之功。校錄異文。並補脫訛。謝抄有羹翁跋語。稱以此本贈程易疇者。幾經流徙。歸上元宋氏。今與宋校吳郡志同流市廛。人事滄桑。展卷不勝愴感云。丙子新正九日。識于宋韻全篇之居。

## 李節母墓志銘

汪東

鳳陽李生和兌游學上庠。既卒業。爲助教。今七年矣。幼學而敬事。然歲時必歸省。家居鄉。舟車煩數。不以爲苦。問之則君母在堂。老且病廢。絲是知所以亟歸之故。心以爲難能。歲某甲子爲母八十稱觴。欲予爲文。許之而不果。今年冬。遽丁母憂。又奉狀來請銘。不可以辭。謹按狀。母翁氏。世居盱眙。爲望族。考德周。有子女如干人。節母其季也。年二十四。歸吾父省三君。上事舅姑。下拊弟姒。罔不敬慎。生子女八人。多殤。長兄和鸞已娶婦。亦死。母痛悼甚。遂爲吾父置笮段孺人。卽和兌所生母也。清光緒二十六年。和兌生。八月而孤。又五年。段孺人卒。和兌病亦幾殆。母日日襁負之趨醫所。越月少瘳。時母所出者唯長姊存。適吳新寡。又喪其遺孤。母奔視。留三日。歸。直大雨初霽。傾仆塗泥中。衣盡濡。才抵家。卽又襁負兒趨醫所。比反。氣息僅屬。宣統元年。里大火。屋廬盡燬。歲又不孰。貧乏幾無以自存。母節縮衣食。得室蔽風雨。有瘠壤數十畝。庸工而耕。以時司其勤惰。躬率婦晝拾樵芻。夜則緯蕭績纒。篝燈達旦。如是者累年。故業稍稍復矣。卽處困約。和兌衣履未嘗不完。戚族吉凶饋問未嘗不周。鄰里有緩

急未嘗不量力以爲助。自和兌從閩里師讀。以訖學成。束修之費。胥母勞力所出。未嘗稱貸。和兌壯有室。母將護之。一如孩提。而已鑿蟲糲。勤操作如故。年七十餘。疽生左膝間。遂偏廢。臥牀。蓐者十餘載。精氣銷茶。奄忽以終。亦無佗病也。和兌奔歸。不及受遺命。憶民國四年冬。母嘗寢疾。長嫂與適吳氏姊。日夕侍側。夜將半。召和兌問曰。若今日人塾乎。曰。然。則色喜。勉起坐。曰。自吾爲汝家婦四十年。所更極慘毒。所以忍死者。徒以兒未成立。爾父彌留時。以兒屬余。曰。此子也。才。食爾賜。不才。唯爾怨。今墓木雖拱。而言未或忘。然環顧吾家。生計蕭索。吾婦人何能爲。今又罹疾。不幸而死。爾依爾姊與嫂。當益知所勉矣。回顧姊嫂。復欲有言。皆泣不成聲。則太息不語。一鐙熒然。羣動俱寂。至今宛然在目。和兌不肖。不能黽勉副所最望。今又二十年。母教遂不可得矣。狀所具如此。嗚呼。何其賢也。輓近惡舊籍之害已。至欲剗滅禮義。焚燒詩書。奇妾者流。以行孝爲大慝。或舉古賢母行事。若斷機畫荻者。則羣歎點詬病。謂不足齒論。遇所親且然。而况徒以義名者乎。歲寒然後知松柏。於是歎母德爲不可幾。而和兌之成之有所受也。節母生清咸豐九年。卒於民國二十四年。春秋八十五。丈夫子四人。和鸞。和晉。某。和兌。獨和兌存。女子子四人。長適定遠吳南孫。前卒。餘並幼殤。孫二人。平延。平



濟。女孫二人。皆和兌出。某年月日。葬於某。銘曰。  
橫流滔天。故人心溺於淵。服艾充幃。蘭不有芬。腹我孽子。以恩以勤。嗟母之德。蓋古所謂賢。  
將以衿式後之人。

讀書雜錄

沈延國

讀淮南子

詮言篇。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

延國謹按。「日有餘而治不足」句。必有脫譌。蓋上言「舜彈五弦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殺膳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皆古聖先王無爲而治之義。此言「日有餘而治不足。」則與上意悖矣。疑當作「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方與上下文合。韓詩外傳四引作「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是其明證。此「不」字係「下」字之譌。又誤乙於「治」字下。「是」爲「足」形似之譌。本屬下句。「下」既誤「不」遂以「足」字屬上讀。致失本意。當據韓詩外傳校正。

# 黃季剛先生遺詩

孫世揚錄

庚午清明日偕門人潘重規仲子念田行鍾山下至蔣廟還泛後湖得詩  
四首

兔窟龍盤竟不分。丹崖碧嶺總如焚。六朝王氣餘春草。一片宮牆對暮雲。石表巍峩何代冢。  
玉衣靈爽舊時君。桃花無數紅如血。漠漠川原日自曛。  
擬上高臺眺遠方。游氛慘霧極茫茫。青松隴樹濃勝雨。白石巖扉澹似霜。澤畔蒲充軍士箭。  
江干竹遜羽林槍。只餘野哭聲淒絕。對此佳辰益斷腸。  
白楊風度紙錢灰。舊節人家上冢回。壞道莫尋吳帝墓。平蕪尙繞誌公臺。黃旗應運還同盡。  
青骨成塵自可哀。且喜村醪未高價。不辭冬釀爲君開。  
誰構游船向水湄。波紋風動綠參差。居人未忍忘寒食。湖水猶能似昔時。北郭飢烏爭腐肉。  
空林睇燕憶呆顰。辰良景美難兼得。載恨歸來怨日遲。

仲夏登掃葉樓留題

高閣憑城草接天。三山雲外轉清妍。斜陽正欲依闌角。平野全教落几前。獨賴觀臺供嘯咏。不妨花鳥共烽煙。巾車將去仍留戀。假日銷憂足喟然。

秋日簡汪國垣

白袷淩寒候又更。秋窗兀坐意難平。亦知江國山川好。其柰癡心日夜生。廢醴獨愁鈎楚市。說瓜同恐墮秦礪。喜君苑秘多於我。可有靈符解辟兵。

右詩六首先生以其年十一月晦如上海寫示弟子孫世揚識

歲暮書感二首

殺節凋年慘慘過。惟將涕淚對關河。滄溟鼉扑移山疾。武庫魚飛棄甲多。一國盡狂應及我。羣兒相貴且由佗。賢愚此日同蒿里。只恐無人作挽歌。

弧張弧說事何如。載鬼仍驚滿一車。北斗挹漿空有象。東郊種樹豈須書。失巢佇弔仍林燕。聚糝先憐在沼魚。病肺愁時逢止酒。那能因夢到華胥。

右詩二首丁濟人君錄示云先生作於一二八國難之後世揚識